

一個革命者的人生取向

——三民主義的人生觀——

馬起華

人生觀是對於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的看法和觀點。它是決定行為取向和人生方針的指南；在生命歷程和心路歷程中，人生觀有決定性的作用。哲學上，人生觀的問題，屬於價值論或人生論，這是一個見仁見智、聚訟紛紜，而不易獲得共同接受的結論或定論的一個問題。但這個問題如果歸入常識層面來探討，便淺顯明白，容易了解了。常識顯示，任何正常的成人對於人生，都有其主觀的認知、理解和看法，人生觀是一種普遍存在的事實。但由於時代不同、情勢變遷和個別差異，人生觀便不免因人而異了。於是有人悲觀、有人樂觀；有人積極、有人消極；有人退却、有人進取；甲認為有價值的，乙或不屑一顧；丙所重視如拱璧的，丁可能棄如敝屣。這些都顯示人生觀的差異。

不過，在同一時代，同一道理，同一政治系統下的成員，往往對於人生，有大體相同的看法和評價。這種看法和評價，往往形成某種風氣或氣氛。例如魏南北朝的人士，尚玄談，重門第，趨向消極，漢唐兩代盛時的人士，剛健篤實，趨向積極。儒家重視現實人生，對於鬼神，存而不論（「孔子不語怪力亂神」，並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）。墨家於人生，尚積極、苦行，主薄葬、明鬼；道家主無為，佛家主出世，二者同具清靜寂滅的色彩。專制君主體制下的人，以尊君卑臣為常軌，視奉土之濱莫非王臣，「朕即國家」為當然。就回教的政教合一來說，宗教生活就是政治生活；以色列人而言，生活就是戰鬥，就是在阿人包圍下求生存。

可見人生觀往往因在相同的時代，意理和政治系統下而有不同的傾向，但大同之中仍有小異。即在同一時代，意理及政治系統下的成員，仍可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觀。惟此種小異，無礙於大同。同為一人，可能同時具有與他人相同的人生觀及自己獨特的人生觀。

準此以言，現代的中國人，生活在民主自由與赤色奴役的生死關頭的中國人，也應該具有大體相同的人生觀。那就是三民主義的人生觀。三民主義的人生觀，是和三民主義結合的，是從三民主義的觀點來研析的人生觀。對此種人生觀作專題討論的人不多（邵元冲先生寫過「三民主義的人生觀」一文，載在「玄圃遺書」中），但三民主義創立者的國父和發揚光大者的蔣總統，却對這方面，有很明白的提示，可作為研討此一問題的重要參考。

三民主義的人生觀，具有左述的內容和特徵。正如佛教徒以佛教教義，回教徒以可蘭經、基督徒以聖經為中心思想和人生指引一樣，一個三民主義者應以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和人生指引。但宗教徒的信奉教義，大都情感重於理智，而三民主義者的信奉主義，却情感與理智並重。宗教徒可以信奉宗教，而不一定了解教義，而三民主義者信奉三民主義，要了解它、信奉它和實行它，因而不是盲目妄信，而是以了解為基礎，以實行為證驗的信仰。

三民主義中，民族主義的本質為倫理，民權主義的本質為民主，民生主義的本質為科學。必須倫理、民主、科學三者兼備，三民主義才能完善而不偏蔽。這三種本質，倫理是人際、群際及國際關係中的道理，秩序和分際，在我國固有文化中為四維八德。加以因時制宜，發揚光大，即可受用無窮，不待外求，外國也沒有這樣一套完整的生活行為規範體系。四維八德不但不因其為固有而陳腐，而且為現代生活所必需，也是促進國家現代化的基本法則。民主與科學二者，固然要向西方先進的民主、科學國家借鑒，但也不是一味照單全收，而須有所取捨。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經

發生了許多流弊，不可重蹈覆轍，西方科學固然突飛猛進，但如不善為控制、利用，則人便成了科學的奴隸。而且必須中化，改洋歸土，才能服中國的水土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科學家如果沒有倫理的觀念，沒有四維八德的修養，沒有主義為人生的導航，沒有國家民族的意識，則可能有如第一次大戰後的德國部分自然科學家，本來是為納粹服務，製造新式武器來殺外國人，但被蘇聯俘虜後，却為蘇共服務，為蘇聯製造新式武器來對付美國人。科學是中性的，科學而不以倫理為基礎，便會為虎作倀，為敵人服務，來傷害本國人；科學而不以民主為基礎，便會為專制魔王工作，為暴君或獨裁者服務，去奴役善良的人眾。

一個三民主義者，是一個倫理、民主、科學的綜合體。他要有舊道德和新觀念。舊道德是四維八德的規範，新觀念是民主和科學。以倫理、民主、科學自律，也以此三者律人，並以此三者為評估是非善惡的準據。就此來說，三民主義的人生觀是倫理的、民主的、科學的。

對於主義有堅定的信仰，固然可以終身不改其操，至死不更其守，但光有信仰是不夠的，還須要身體力行。三民主義有理想性，也有現實性。現實性正是達成其理想性的階梯。現實性也是它的可行性，唯其有可行性，才不是徒託空言的烏託邦。事實上，自北伐成功以後，即執行五權憲法，而行憲以後，亦行五院之制，五權憲法和五院制，都是三民主義的制度化。由於在復興基地的台省實施地方自治，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；由於在台實行一連串的民主主義政策，才顯出了民主主義異於及優於共產主義。然而三民主義不是自己實行的，它是多少信徒努力以促其實現的。它還需要更多的信徒去努力奉行，以求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知而不行，與不知何異？一個三民主義者，不但要坐而言，更要起而行。就此來說，三民主義的人生觀是力行的、實踐的人生觀。甚至抱持「說一丈不如行一尺」的信念。力行當然不是求一己的功名利祿，飛黃騰達，而是為國家爭生存，為民族爭自由，為社會謀福利，為人群謀進步。古今中外，捨己為人，總是好事。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。「人人應該以服務為目的，不當以奪取為目的」（民權主義第三講）。服務是利人，或捨己利人，不是利己，或損人利己。服務也要有相當的報酬，有如公務員為國家服務而領取薪津，醫師為救世

活人而接受手術費。但取得報酬是服務的副產品，不是服務的目的。如果以取得報酬為服務的目的，則有些沒有報酬的工作，便沒有人去做了。例如免費治病施藥；如果斤斤計較報酬，則報酬小的工作也可能沒有人願意去做；尤其可能犧牲一己生命財產的事，更是令人承擔；則那些為革命而殉難的先烈，豈不都成了傻瓜？為了報酬而服務，其服務不可貴，其動機不足取，其人亦平平耳。不過，社會不會辜負為它服務的人，尊之為好人，人人敬佩欽仰；為大家而犧牲的人，永遠被人記取，奉為社會的典範。岳飛、文天祥、史可法盡忠報國，名垂千古，和他們同時代那些達官貴人，苟且偷生之輩，早與草木同腐朽了，誰還記得？誰也不會去崇敬這些人的。至如秦檜、馬士英之流，更是歷史的殘渣，為千秋所唾罵。所以從長遠看，犧牲、服務的人有福了。但這種福是社會所給予的，不是行為人有意去爭取的。行為人是為而不有，功成而不居，但從社會看，愈是為人服務的人，其收穫愈大。

服務是量力而行的。有人貢獻大，有人貢獻小，但貢獻小的，一樣有價值，一樣不可少。在一個服務網中，任何一環都有作用和影響。一部機器，少了一顆螺絲釘，行嗎？但聰明才智之可貴，在其造福人群，所以愈是聰明的人，愈應當多服務。誰為大，便是眾人的用人；誰為強，便是眾人的僕人。這樣，愈聰明，愈強大，愈為可貴。就此來說，三民主義的人生觀便是服務的人生觀。在功利主義，現實作風流行的今天，此種人生觀尤有針砭未俗的作用。

服務不免於犧牲，小則犧牲時力金錢，大則犧牲身家性命。個人的犧牲，往往小於社會的受益，則犧牲是有代價的。「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，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」（軍人精神教育）；蔣總統也說：「我們惟有犧牲一己，來為人群謀幸福，然後我們最渺小最短促的生命，才能發揚光大，永久不死。」犧牲小我，成全大我，本來不是白白犧牲，犧牲之後，大名永在，典範昭垂，便是死而不亡，死而不已。犧牲不是目的，而是達到遠大的目的的一種高級手段和崇高代價。犧牲自己，成全他人，而且連命都不要了，還會貪戀其他事物嗎？還會懼怕什麼？所以具有犧牲精神的人，是仁者，也是勇者。反之，貪生怕死的人，過於愛惜自己，很

難為社會提供什麼了不起的服務，也不是一個標準的三民主義者。就此來說，三民主義的人生觀是犧牲的人生觀。

有生必有死，是一種最古老的自然律，人人都是一樣，一律平等，沒有例外，無可逃避。死是人生最大的也是最後的震撼。孔子說：「大哉死乎，君子息焉，小人休焉。」智者不求免死（求也無益），但求好死。好死是死得其所，死得划算，死而無憾。王陽明臨死時說：「此心光明，夫復何言？」高樊龍臨死時留句云：「含笑歸太虛，了我分內事。」死是個人生命的終點，同為一死，而死的意義與價值各殊。病死在床舖上與戰死在沙場上，何者最有價值？為革命或為國為民而死，與好勇鬥狠或為爭權奪利而死，何者值得崇敬？這是不待辯而自明之事。

生誠可欲，死誠可惡，但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；因而該生則生，該死便死，不為倖生，不求免死。生要有意義，死要有價值。有意義的生，是能夠實現自我。那就是學盡其性向，人盡其才能，士盡其智慮，官盡其職責，這樣便可燃燒自己，照亮別人。人能在其崗位上盡其在內，便是生有益於時，可以無憾了。有價值的死，是我死則國生，雖死而不腐朽，雖死而不幻滅，死便重於泰山了。生命有限，社會價值無窮。以短短的數十寒暑，去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，才能無忝所生，才是以有限創造無窮。生有益於時，死有留於後，則生也何憾？死也何懼？這才是千秋的大業，不朽的盛事。就此來說，三民主義的人生觀是了生死的生觀。

一個人如能了解生死，便會積極而不消極，樂觀而不悲觀，前進而不後退，奮鬥而不頹廢，振作而不萎靡了。這也是一個革命者的人生取向。歸結地說，三民主義的人生觀，本質上是倫理的、民主的、科學的；在認知上必須了生死；在作為上，必須以服務為目的，以力行及犧牲為手段。



岫廬論學

著者 王雲五

定價 一四元

今之青少年莫不熟知胡適之先生讀書格言：「為學正如金字塔，要它廣博要它高」，意為由博求精。

本館王雲五先生於贊同胡先生之餘，亦將個人治學心得另以二言代表：「為學當如羣山式，一峯突起衆峯環」，鼓勵今之學子，主修科目固應專攻，還應兼涉其它學科，蓋各種專科間仍然攸關，在本書中，如是警句，時而可讀。

全書分五部，第一部集有關學習之文，得十七篇；第二部集有關研究之文，篇數略同；第三部就生平所作序跋，選其與學術有關者二三十篇，對各有關著作與學科分別評述；第四部則因出版與學術關係密切，亦慎選十篇以實之；最後殿以其他一部，則搜集有關言論而不屬於上述四部者，補充之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